



藝海珠塵

14
1627
38



門 14  
號 1627  
卷 38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南匯大吳省蘭泉之輯

仁和沈敦禮畊修校

山海經補註

楊慎纂仕履見史部真載記

南山經八條

鵲山

舊本作誰近刻本改作鵲此等古字宜存之甚矣今人之妄也

狻翼之山

藝海珠塵

山海經補註



胡孫愁也  
豸豸有翼哉言此山之險而難登豸亦須翼諺所謂

直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  
今雲南蒙化府有此獸土人謂之香髦具兩體二十  
八宿真形圖心房二宿皆具兩體星禽家演房宿爲  
兔心宿爲狐今之兔有雌無雄撐目而孕狐有兩體  
故能媚惑直爰之類自爲牝牡又何疑焉 再考此  
獸類名蓋種無異同雄亦類雌雌亦類雄類字之義  
愈益可明許氏說文云犬多相類故類字從犬非也  
犬有食犬吠犬獵犬之分其色又別何得言相類乎

古人制字凡獸多從犬從羊未必盡取義也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

浮玉山卽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山爲金山前人詩

云天將白玉浮諸水帝以黃金姓此山

咸山四方而三壇闕水出焉闕音而南流注于庠勺音

呼勺或作多

按庠勺卽滹沱也古今字異耳況多之音與沱相近  
無疑 滹沱有南有北此南滹沱也其字古書所載  
例無定體山海經作庠勺又作庠多此南也作灑池  
北滹沱也說文作灑池而引詩灑池北流今誤作灑

池水經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字林作滹沱周禮  
作虜池史記作噶池九州記作滹沱禮記作呼池注  
作惡池

洵山洵水出焉而南流注於闕之澤其中多菀羸紫色螺也

螺色白磨之則紫文生余親見之

漆吳之山處于海東其光載出載入是惟日次

郭注云神光之所潛曜是日景之所次舍 山海經  
載日月所出入之山凡數十蓋峰巒隱暎壑谷層疊  
所見然矣非必日月出沒定在是也史記云崑崙山  
日月所隱蔽以爲光明者也曹孟德樂府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星辰粲爛若出其裏孟郊終南山詩日月  
石上生幽谷夜光明是也

命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  
飴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荅可以血玉

郭璞云或作墨蘇墨蘇一名白荅見廣雅音羔血可  
染玉作光彩 慎按墨卽臯字董仲舒春秋繁露云  
臯蘇釋勞卽此也荀子亦有墨芷之文墨臯蘇也芷  
白芷也血玉之說則未試

西山經 十七條

錢來之山其下多洗石

旗云母朱塵

山海經補註

三

郭云澡洗可以礮體去垢圻礮初兩切圻音甲去垢之石今南中有之  
松果之山濩水出焉有鳥焉其名曰鷓鴣渠其狀如山鷄黑身赤足可以已曝

鷓鴣渠即鷓鴣渠南中通海縣有之名曰鷓鴣舊注音形

謬

小華之山其草多草荔

即薜荔也舊注音戾非

蟠冢之山其上多桃枝鈎端桃枝今名桃竹實心多節可以束物有草焉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營

營食之使人無子今名花骨空凌香花之類

皇塗之山其陰多銀黃

舊無注

銀黃漢代用以爲佩唐太宗賜房元齡銀黃帶宋人

小說云其物貴於黃金

魏山音魏一音魏是罍于西海罍猶堤埠也章間切其中多采石采石

石有彩色者今唯黃空青綠碧之屬

慎按穆天子傳天子至於重鎰氏之黑水爰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於是乎出又云重鎰氏其先三苗天子舍於珠澤注珠澤在越嶲又水經注若水傍有光珠之穴采石即彩石也采石山光珠穴疑即今寶山寶井今其地產寶石其品有紅刺紫刺軟紅硬紅

酒黃祖母綠其價有百倍黃金者甚為方慝亦妖物也

數歷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澤出青珠

左思蜀都賦云青珠黃環是也

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

石涅可以染黑色論語云涅而不緇即此物也又可

以書字謂之石黑上古用漆書中古用石黑書今代

用煙墨不知石墨為何物矣 本草黑石脂一名石

涅又名元丹又名黑丹

峯山其上多丹木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

多白玉是有玉膏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峯山之玉榮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峯音密峯山不知所在觀其說似莊子之說建德華

胥列子之談壺領圓嶠後世之記天台桃洞也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

魂其中多玉其陰多檇木之有若

檇木大木也國語曰檇木不生花是也尸子曰大木

之有奇靈者為若木凡木大至百圍年歷千載皆有

奇靈不獨扶桑得稱若木耳又曰食若木者多為仁

人

東望恒山四成

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

窮鬼居之各在一搏

搏猶脅也韓退之送窮文實衍此一句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惟員神魄音隗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日西入則景反東照故曰反景揚雄賦所謂倒景也尚書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古文昧谷作柳谷鄭元曰五色聚為柳日入時具五色說文穀音日入色也尚書饒日柳谷屬之仲秋山海經司反景亦居之白

帝蓋倒景反照在秋為多其變千狀有作胭脂紅者諺所謂日沒胭脂紅無雨必有風也有如金縷穿射者古詩所謂日脚射空金縷直西望千山萬山赤也凡乍雨乍霽載霞載陰雲氣斑駁日光穿漏其中必有蛟龍隱見是則所謂神司反景也

天上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此豈因古昔用瞽人為樂官而傳會其說乎或者實有此物而因以瞽人為樂師乎

沕音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

紅光之所司也 晉天文志東海氣如圓窗  
白於之山洛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渭

括地志白於山在慶州洛源縣 洛有二此秦中之  
洛也伊洛之洛其源出熊耳前漢書云洛出重塗  
鳥鼠同穴之山

此即禹貢所紀導渭之山也鳥鼠同穴今陝西人實  
云右之岳修撰正戍邊時親見之宋人作書傳乃以  
鳥鼠為一山同穴為一山意欲附於不語怪而不知  
其妄可笑也

濫水西流注於漢水多鯨鯢之魚上音如  
下音駢其狀如覆鉢

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郭云亦珠母蚌類 文選所謂鳴磬孕璆也

北山經十八條

單狐之山多機木

郭云機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 慎按即今  
之橙也

譙明之山譙水出焉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今

名八帶魚

隄山隄水出焉隄或作院  
古字耳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

山海經補註

七



山海經皆先書山名此  
山獨變文亦奇筆也

古文夔其獸多閭

閭即踰也似驢而岐啼角如麤羊一名山驢汲冢周  
書曰北唐以閭鄉射禮國君射於郊則閭謂以閭皮  
為侯也縣夔山今在晉陽

白沙山廣圓三百里盡沙也

世傳六一公作醉翁亭記始云滁四面皆有山又改  
云滁為州山四周又改云云末乃改云環滁皆山也  
可謂簡而奇然山海經已有此語如瀧岡阡表求其  
生而不得下數轉語出孔叢子學古文者豈可不讀

古書乎

梁渠之山有鳥焉名曰鷦其音如鵲食之止衎

郭云治洞下也音洞 元時名巷曰胡動經世大典

作衎衎亦善傳會古字矣彼焉知之中國文人為之

飾耳然而元人字學高於宋人多矣

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

曰天馬其鳴自訕

郭云言肉翅飛行自在 在天為勾陳在地為天馬

五行家有其目而不知其物也文人所用天馬行空

之語亦指此爾

天池之山有獸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其名曰飛鼠

郭云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此即文選所為飛蠡雲南姚安蒙化有之余所親見也其肉可食其皮治難產

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

郭云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也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詩有石壕吏一首今名乾壕舖教即殺也秦晉戰於殺即此地兩山

則殺之南北兩嶽也夏后臯墓文王避雨陵在焉見

公羊傳

景山南望盪販之澤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藹藹今山下

景山即毛詩景山也藹藹即今山藥藹藹有二種此

草藹藹也中山經其木多藹藹蓋木藹藹也

其草多秦椒

秦椒今名地椒狗獐羊食之故味比他羊為美

謁辰之山在上沁水出焉南流注於河出穀述縣其東

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

丹林今之懷慶清化鎮柿林百里故曰丹林實北地

之上腴太行之穠秀也丹水在懷慶實帶府城  
神囿之山溢水出焉

神囿音如倉囿之囿溢水在今磁州

秦戲之山虜沱之水出焉

其注今虜沱水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天山古本作濯

池虜沱後人改也

燕山多嬰石

郭云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今此石

出保定之滿城縣

倫山有獸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

郭云川竅也 按伯樂馬經云有馬白州州當是川

字以此可證

雞號之山其風如飈

注飈急風貌音戾

竹山錔于江

錔于江形如錔也與管涔之山其首枕汾用字相類

嶧臯之水其中多蜃珧

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 宋人謂之江瑤柱今登萊

廣聞皆有之

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

燕海朱崖

山海經補註

括地志有南姑射山北姑射山亦猶語有南語北語  
潞有東潞西潞也

磈一真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名曰  
崑崙見則其國多狡客也姦人

無臯之山南望幼海即少東望搏木

郭云扶桑二音 慎按鄭元注禮記不改本字而影  
其下郭璞注山海經亦不改本字而音其下深得聖  
人闕文之義宋人則直改之矣章句且顛倒況字與  
音乎

中山經 四條

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神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  
豹文小腰而白齒而穿耳以鑿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  
女子

淮南子云青腰玉女降霜神也蓋本此說而傳會之  
姑媯之山媯音帝女死焉化為薺草其葉背成服之媚  
於人

注一名荒夫草 楚國先賢傳云帝之季女名曰瑤  
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亦此類也

龜山多扶竹

注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陶潛歸

藝每朱壘

山海經補註

七

去來辭策扶老以流憩卽此杖也又見蔡順傳注  
暴山多麇就

麇卽麇也就卽鷲也

海外南經一條

羽民國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於此野

注晝隱夜見南中夷方或有之夜行逢之土人謂  
之夜遊神亦不怪也

海外西經二條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儻九代

注九代馬名儻謂盤作之令儻也 盤作之謂舉盤

起之令馬儻其上杜詩儻馬更登床唐世猶有此戲

玉空邊等爲環文係郭注

謂玉空其中而等其邊肉好均也玉之內孔曰肉外  
羨曰好古玉有肉倍好者有好倍肉者環則肉好兩  
均所謂玉空邊等也

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也文係郭注

喬人雙木續足之戲今日躡躑

海外北經四條

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首衝南方者紀鼎上所鑄之像虎色者蛇斑如虎蓋

鼎上之像又以彩色點染別之  
夸父與日逐走八日

逐音胃郭璞讀

歐絲之野一女子跪據樹歐絲

郭云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 世傳蠶神為女子

謂之馬頭娘後漢志曰宛窠蓋此類也

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祖甘華

遺玉即璧玉也松枝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又

千年為璧字書云璧遺玉也是其解也高昌人名為

木璧謂元木為元璧 甘華即积枸一名木蜜俗名

蜜瓜

海外東經二條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  
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持青邱北

選萬也選與萬古音相通遂借其字右手把算左手

指青邱亦言鑄像也

元股之國其為人衣魚食驅在兩師妾北

驅即鷗衣魚食鷗蓋水中國也 兩師亦有妾哉文

人好奇如說姮娥織女宓妃之類耳

海內南經三條

山海經補註

山海經補註

三

甌居海中

即東甌也在岐海中岐海海之岐流也猶云神海

閩在海中

閩越即西甌亦在岐海中閩已見此近修閩志乃

不知引此而妄加杜撰

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

藥其木若蘆其名曰建木

藥作丸謂員如鳥彈也

海內西經四條

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文係郭注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

能上岡之巖

郭注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得登

古謂有才藝者為羿非必指有窮之君也

玕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

得石樹高三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

按此即珊瑚樹

莊子有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

按今莊子本無此人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

注槃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今雲南百夷之地女多美其俗不論貴賤人有數妻妻妾事夫如事君不相妬忌夫就妾宿雖妻亦反服役之云重夫主也進食更衣必跪不敢仰視近日姜夢賓為兵備親至其地歸戲謂人曰中國稱文王妃后不妬百夷之婦家家文王妃后也跪進杯食蓋紀其俗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吳

一本作吾乘之日行千里

即騶虞也

列如射在海河洲中

山名即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姑射國在海中

東山經流沙百里曰北姑射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

射山皆在中國此曰藐姑射蓋言遠在海中也

大蟹在海中

郭注蓋千里之蟹也汲冢王會篇海陽人貢大蟹其殼專車此云千里蟹則又大矣嶺南異物志昔



有海商海中行遇洲渚林木茂甚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急斷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又元中記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中之蟹能舉螯如山其身故在水 又嶺表錄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一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近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碎墮舟視之乃蛺蝶也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噉之甚肥美蝶有八十斤則蟹大千里亦有之矣

明組邑居海中

爾雅云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注海苔之類此所

謂明組者也

大人之市在海中

即今登州海市

海內東經

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

有洞庭穴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脉

文係郭注

按河圖緯象注云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庭即禹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

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吳王不識使問仲尼詭云赤烏銜書以授王仲尼曰昔吾

游西海之上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強取出喪國廬丘按謠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烏所銜非丘所知也吳王懼乃復歸其書唐張說洞庭詩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

郭注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即水經所謂天池白水也

沅水出象郡入下雋

雋古音昨衮反今音翫

潦水出衛臯東

即遼水也

大荒東經十條

少昊之國少昊孺

一本有顓頊於此

郭云孺義未詳今按孺謂長育之也別無異義郭蓋以奇求之反不得耳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按山海經紀日月之出者七日月所入五日月所出

藝每朱塵

山海經補註

入一其紀日月之出也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皇  
山曰鞠陵山曰湯谷扶木曰猗天蘇門山曰壑明俊  
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紀日月之入曰豐沮玉門山  
曰日月山天樞也曰鑿鑿一本作鑿鉅山曰常陽山曰  
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曰浴日一在大荒南經之甘  
淵曰浴月一在大荒西經之元丹山其紀日月所出  
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柜格之松焉考之淮南子  
日所出入又多不同存而不論可也

犁醜之尸

古靈字或從巫或從玉或從鬼或從粥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  
銷姓者所賜其國之姓也

是維羸土之國

言衍沃豐盈也土音杜

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

凡言生者未必其親所產尚書舜別生分類生之爲  
言姓也蓋賜之姓而別其種類相傳既久彼後世自  
以爲聖帝之苗裔也如今雲南木邦孟養之夷云天  
皇帝是我兄之類古者五胡皆自以爲聖帝之後何  
奴自謂天之驕子元魏誇天嗣自謂天女所生不難

於誣天況聖人乎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獫

獫即魑說文云夔神魑也黃帝以夔皮鞀鼓聲聞五百里因刻夔形為鼓簾故穆天子傳有黃蛇翼鼓之文

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今廣西有徭民豈即此耶

女丑有大蟹

郭云廣千里也天文有巨蟹宮蓋應此

三騭視肉

郭云聚肉有眼按視肉之文山海經屢見郭惟此有解又云食之不盡皆不可曉缺之可也

大荒南經三條

汜天之山赤水窮焉

郭云流極於此山也此篇又有不庭之山滎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死塗之山青水窮焉

三身之國姚姓黍食

黍食言猶火食也他如盈民之國於姓黍食不死之

國阿姓甘木是食蟻民之國桑姓食黍焦僥之國幾  
姓嘉穀是食又有大人之國大荒北海外有毛民之  
國依姓食黍儋耳之國任姓食穀胡不與之國烈姓  
黍食深目之國盼姓食魚魚山威姓食黍苗民釐姓  
食肉夷狄豈有姓哉蓋禹錫土姓而覃及四裔也書  
所謂聲教訖海此亦可證今南中夷人有合國同一  
姓者其遺俗乎其曰食木葉食魚食木實王制所云  
不火食者也  
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一本有浴於甘淵郭  
云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其後世遂爲此國

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  
出入暘谷虞淵也 河圖緯象曰邠之隘土爲扶桑  
日所升宣陸之阻下爲吳泉月所登漢武帝昆明池  
中左牽牛而右織女象雲漢之逶迤蓋效此耳  
大荒西經四條  
白丹青丹  
注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而黑  
丹出然則丹者別是彩色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  
尚書大傳云丹邱出丹臙青邱出青臙是丹與青  
皆名臙亦猶今俗名黑墨朱墨也黑丹卽黑石脂石

涅也此篇又有元丹之山出黑丹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

與浴日義同其曰帝俊之妻生十日自甲至癸也生  
月十又二自子至亥也

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有兵

注引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為流星吳  
楚反時吠過梁國 元至正中雲南玉案山下有赤

犬羣吠未幾兵亂

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

道猶從也韓非子云元  
鶴二八道南方而來 蛇乃化  
為魚 禮記水潦至不獻魚鼈王充云  
水至蛇新化為魚鼈恐傷人也 是謂魚婦死即復

蘇

淮南子云后稷隴在建木西人死復蘇其中為魚  
今南中百夷能以術呪尸為魚而食之

大荒北經 四條

亦在畏獸畫中

據山海圖為說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

禺谷即虞淵古人用字例以同音相借虞淵又作吳

泉

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

蘇每朱壘

山海經補註

壬

合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  
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  
上所居不雨

阮嗣宗詩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乃用此事

西北一本有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暝

乃晦其視乃明風雨是謂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三是字古文法奇之又奇

海內經 六條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

注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此蓋

郭璞別以異聞增入之也黑水廣都今之成都也素

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

嘉穀之米炊之皆有膏

百穀自生冬夏播琴

檠今本誤改作穀齊民要術所引可證

西南有巴國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

注今三巴是 出是塵土言其地清曠無囂埃也長

寧侯子啓忠與予相遇於巴東其詠巴峽詩有冰壺

浸兩儀之句予擊節賞之侯曰此句亦微有祖子知

乎子曰豈非用山海經巴國域中出是塵土乎侯笑曰是也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

今南中有夷名娥昌其人手持蛇啗之其採樵歸籠中捕蛇數十蛇亦不能去不知何術也疑卽此類

賈超之山其草多龍修

郭云龍須也生石穴中而倒垂可以爲席 鄭緝之

東陽記仙姥巖下不生蔓草盡出龍須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山水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寧 鍾 式丹 贊辰校

海潮輯說 卷上

俞思謙 纂 思謙字秉淵號潛山浙江海寧人國子生

自序

古今論潮汐者不下數十家有謂應月之中於坎離者有謂由地之升降於太虛者有謂由元氣之噓吸者有謂由天河之涌激者有謂由日輪之灼激者有謂由昏種之恚怒者有謂由神龍之變化者有謂由海鱗之出

藝海珠塵

海潮輯說卷上



入者其說不一要以應月之說爲長蓋其理本於易傳  
暢於竇氏海濤志而余襄公朱子俞石澗吳亨壽皆宗  
之今日目驗之而益信也凡近海之川皆受潮有入九  
河之潮有入濟之潮有入淮之潮有入江之潮有入松  
江之潮有入浙江之潮有入甌江之潮有入閩江之潮  
有入韓江之潮有入粵江之潮有欽廉瓊海之潮有外  
洋諸國之潮其潮不一要以浙江之潮爲大蓋其地既  
束於海口諸山又礙於下之沙檻迫而爲濤高至數丈  
固與他處不同也然自來言潮者頗少專書卽間有一  
二篇又多缺略未備或偏執一見務伸己說不求其是

子竊惜之因網羅載籍輯潮說二卷上卷專述論潮之  
說下卷遍及海內之潮而泉與物之應乎潮者亦附之  
適故人歷城周書昌太史方承修 四庫全書從永樂  
大典中鈔潮字韻一卷見寄因得益增所未備惟吳志  
言吳嚴峻撰潮水論傳於世書錄解題言唐錢棲業撰  
太虛潮論一卷則大典中亦不載不知其主何說也時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八潮生日海寧俞思謙自識

上潮原第一曰潮曰潮水曰潮水曰潮水曰潮水曰潮水  
易習坎有孚 大象傳水洊至習坎 象傳習坎重險  
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說卦傳坎爲水爲

月  
易緯乾鑿度月坎也水魄也水天地脈周流無息在  
上曰漢在下曰潮月陰精水為天地信順氣而潮潮  
者水氣來往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  
虞翻易註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  
俞石澗周易集說最有信者莫如潮一日兩至隨月  
之盈虧以為消長凡月到坎離潮水亦到隨月早暮  
以為期信未嘗差失也  
虞集就日錄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坎卦為用  
故易說卦坎為水為月

靈樞歲露篇月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  
淮南子天文訓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  
月者陰之宗也故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  
葛洪抱朴子海濤嘔吸隨月消長潮者據朝來也汐  
者據夕至也月之精生水故月盛則潮大  
邵子皇極經世書海潮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竇叔蒙海濤志乃天地之本始不知根莖孰先蓋自坯  
樸卵胎並鼓於太素地靈之推運水德之經緯則天之  
常數與天並驚探而究之可得歷數而計也夫陰陽異  
儀而相違以其相違賴以相資故天與地違德以相成

剛與柔違功以相致男與女違性而同志造化何營蓋自然耳夫凝陰以結地融陰以流水鍾而為海派而為川或配天守雌或制火作牝觀其幽通潛運非神謂何是故潮汐作濤必符於月百川不息以經地理猶三光不息行健於天也晦明牽於日潮汐繫於月若烟自火若影附形有由然矣地載乎下羣陰之所藏焉月懸乎上羣陰之所繫焉太溟水府也百川之所會焉北方陰位也滄海之所歸焉天運晦明日運朔望錯行以經大順小異以合大同夜明者太陰之所主也故為漲海源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期苟非其時不可強而致也時

至自來不可抑而已也雖謬小準不違大信故與之往復與之盈虛與之消息矣右第一章 濤之潮汐並月而生曰巽月同蓋有常數矣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朏朏輪迴輻次周而復始自太初上元乙巳歲日南至甲子朔宵分七緯俱起北方至唐寶應元年癸卯南至積年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九積月九十八萬七百八十七餘八日積日二千八百九十九萬二千六百六十四積濤五千六百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四也右第二章 論濤 濤時之法圖而列之上致月朔朏上弦盈望虛下弦魄晦以潮汐所生斜而絡之以為定式循環周始

乃見其統體焉亦其綱領也右第三章論濤時甲之日乙之夜日月差互月差十三度日差遲月故濤不及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載盈載虛一春一秋再漲再縮蓋天一地二之通率也天動地應約為差率十三度一寒一暑後歲期是故日至之期建子午寒暑之大建丑未月周之期極朔望潮汐之期極朏魄凡潮汐之期也一日之期期日中在陰日加子在陽日臨午盈虛之期也一月之期期月極在陽期於朔在陰期於晦漲濤之期也一歲之期期河漢在陽期析木在陰期大梁右第四章論夫日以一致而月體盈虧君臣之義斯在矣濤期

月以有素而晦明殊質將相之業斯分矣月朔望諸相月望譬諸將相朔以合故附親將望以遠故分權附親故授其任分權故專夜明是故推日月知君臣體朔望知將相將相臣之貴也朔望月之盛也是乃潮大於朔望焉右第五章論二月之朔日月合辰於降婁日差月移故後三日而月次大梁二月之望日在降婁月次壽星日差月移故旬有八日而月臨析木矣八月之朔日月合辰於壽星日差月移故後三日而月臨析木之津八月之望月次降婁日在壽星日差月移故旬有八日而月臨大梁矣仲月臨之季月經之故三月九月抑

其次也夫析木漢津也大梁河梁也陰主經行濟於河漢乃河王而海漲也右第六章春秋仲濤漲解

張君房潮說唐大歷中浙東竇叔蒙撰海濤志凡六

章詳覆於潮最得其旨諸家依約而言皆不適其妙

也然多假立過當之法謂以朔望譬相將之類敷致臆述之言

謂積濤五千六百二節遠不探月之宮分月一日行

一千九百四十四之類凡潮一日行三刻

而一月一周天近不識日之辰刻三十一日行三刻

潮即隨而應之差二日半行一時一月一茲為類矣今備舉六章之

說著為中篇觀其指準標的即見諸家之說皆叢挫焉

又曰潮之為體也父天母地依陰附陽其本則

系屬於月焉何以言之夫月之經天若水之漲海以

躔次於河漢猶奔激於川流月之循環不離於天海

之潮汐亦常在海此其大旨也月之行運者天之十

二宮分潮之泛歷者地之十二辰位月局於次舍惟

三百六十五度潮湊於晝夜乃計一百刻之間此又

其世所共見矣夫天體西轉而日月東行陰陽之經

也地勢東傾而潮濤西上往還之道也日遲月速二

十九日差半而月一周天辰遷刻移二十九日差半

而潮一復位謂十有以此揆彼候月知潮又奚遠哉

凡月周天則及於日日月會同謂之合朔合朔則敵

體敵體則氣交氣交則陽生陽生則陰盛陰盛則朔  
日之潮大也自此而後月漸之東一十五日與日相  
望相望則光偶光偶則致感致感則陰融陰融則海  
溢海溢則望日之潮猶朔之大也斯又體於自然也  
月以遲疾而爽度或舛於數也潮以往來而差期或  
後於時也今循寶氏之法以圖列之月則分宮布度  
潮則著辰定刻名爲其說行天者以十二宮爲準泛  
地者以一百刻爲法月在天以東行會諸陰也潮循  
地而西轉本諸陽也月有盈虛朧朧潮有浮沈奔衝  
形諸地也若有側陂運行諸刻畧無毫釐之差耳

又曰自唐寶應元年癸卯歲日南至距宋大中祥符  
八年乙卯歲十一月丁未朔四日庚戌日南至又積  
年二百五十二積月三千一十七積日九萬二千一  
百六潮倍日之數文獻通考潮說一卷  
知錢唐縣張君房撰  
歐陽修集古錄右海濤志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  
海濤志二曰濤歷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  
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向在揚州得此誌甚  
愛之張於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  
所壞其後求之十五年而後得斯本以示好事者皆  
云未嘗見也

封演見聞記余少居淮海日夕觀潮大抵每日兩潮晝  
夜各一假如日出潮以平明二日三日漸晚至月半則  
月初早潮翻為夜潮夜潮翻為早潮矣如是漸轉至月  
半之早潮復為夜潮月半之夜潮復為早潮凡一月旋  
轉一匝周而復始雖月有小大魄有盈虧而潮常應之  
無毫釐之失月陰精也水陰氣也潛相感致體於盈縮  
也封演唐德宗  
時御史中丞  
張君房曰封氏此論蓋少得於竇氏而未臻於壺奧  
也  
朱中有曰或問閏年多兩汛與二十四節氣不相應

答曰年有閏潮亦有閏人但知一月六十潮不知一  
潮遞差四刻兩潮占十二時八刻自初一午時至十  
六子時只有二十九潮遞互趲欠一月欠兩潮五年  
欠百二十潮正當再閏兩個月折得卻好益知潮與  
節候未嘗有差

顧炎武日知錄白居易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  
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諳潮信杭州之潮每月朔日  
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三刻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為  
午午潮降而為子以後半月復然故大月之潮五十  
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月之麗天出東

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無三十回也  
釋隱之泛海記隱之嘗自日本國泛舟將往扶餘求見  
觀音忽遇暴風所飄信帆而去僅一日風止寓泊一山  
下朝日初上風波恬然四顧海水清澈下盼無際且不  
知其何所也瞰望間見海底一山如銀若干萬丈瀟瀟  
直突海面聳然挺空漸入雲漢卽時波濤澎湃隨之而  
上因其所泊山岸之下水痕志之已減數丈方歎異間  
經三時久其山忽忽而下波濤亦隨之走沉於海下如  
潮日間了無所見又三時間復湧而出如初狀又三時  
間復沉於海如初時翼日又如是因與舟人雜然評之

有老柁師曰此卽世所謂海潮也蓋靈長之精魄上朝  
太陰晝夜而再覲矣隱之洒然知其爲潮也

張君房曰隱之之說亦怪之甚者味其上朝太陰之  
旨符諸宗月之談抑或可憑耳

高似孫緯略常聞南海洲採珠人說每入海必以繩  
繫身岸上人持之潮來海底山穴間必聞黑雷鳴水  
勃然而興乃動繩岸人挽之助身而上及登岸則潮  
漲入浦激矣

思謙按高氏所聞與隱之所記理實相貫蓋一就  
海面所見言一就海底所見言也故類附於此



余靖海潮圖序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袁籥翁張或  
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鱗出處皆無經據唐盧肇著潮  
賦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  
世莫敢非子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  
竝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於胸臆蓋所謂不  
知而作之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  
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  
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  
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平南北彼竭此盈往來  
不絕皆係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

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没之期常緩  
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  
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  
爲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  
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  
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  
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  
遲故潮之來去亦合會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  
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  
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

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禱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  
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  
者也近燕公著論謂潮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  
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  
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言潮生東南亦近之  
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  
缺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  
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則日入而平  
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  
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

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  
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  
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平上弦則  
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  
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平上弦  
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  
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杜蘇粵閩紀畧武山在廣東  
東莞縣大海中潮汐消長於  
此可辨

朱子語錄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謂潮之消息  
皆係乎月之進退非由地之浮沉也潮之遲速大小

自有常舊常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楚辭註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 正蒙註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陳潛室木鐘集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大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

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卽潮長才入酉方卽潮又長是潮與月相隨出沒

思謙按陳氏之說卽余襄公所謂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也朱子之說卽襄公所謂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也二說相通理本一貫陳氏不能善會朱子之意故致疑耳

馬子嚴潮汐說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汐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

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推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晦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三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

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弱每歲仲春月薄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史伯璿云余氏所譏盧氏之失當矣所誌東南二海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者也但其所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幾萬里會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

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往從月潮係乎月之說未得爲通論也何則謂朔望兩弦月行有遲疾故潮之大小因之以爲皆係於月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於月乎  
又曰余氏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則不可何則水爲陰物乃陰氣之成形者月爲陰精乃陰氣之成象者同一陰氣固宜有相應之理所以海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而每月潮之長落與月之升降其數皆合然不過同此一氣自爲流通初非形相從而

勢相格也若謂水之與月必相從相係則二者何嘗相及哉  
吳亭壽答張起巖論潮書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有詩明日書以遺予若致疑於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卽是試爲足下誦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天爲月在地爲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爲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於月其類固相感也而況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於其

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則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子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初三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至二十五而衰

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於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於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為月魄離為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於月參之於卦潮之理其殆庶幾乎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宜於是

大焉而顧大於震明與魄何耶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於四正震與艮兌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於此乎權輿故其爲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爲明陰爲魄而乾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爲盛少爲衰而震與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

不乾坤而震與也有由矣或又曰何以知其必取於卦耶曰以納甲家起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於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於辛與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爲用也審矣潮而有取於月也不亦有取於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耶則潮之爲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可也今乃於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日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於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於月生明

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於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之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於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爲異耳他江之潮第如涌泉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橫於江口頓然斂寬就窄其勢必至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涌水而已又何疑焉

毛先舒答潮問潮者朝也朝月也或曰海爲百谷王矣而何以朝爲曰月者萬水之天子也故海臣水而君月其晝夜再至則應月之中也月一晝夜則再中或中於天或中於地之中猶天子之蒞於明堂也故海朝之月以朔之午正刻中於天子末刻中於地初二日則以午末刻中於天丑初刻中於地其後中期以次漸遲至望則以子正刻中於天午初刻中於地十六日則復如朔朔日潮至以午正子末初三日潮至以午末丑初望日潮至以子正午初十六日則復如朔其漸遲之期亦無不如月之中天中地也



思謙按易傳以水洊至釋習坎潮汐之象也以水  
行不失其信釋有孚潮汐有候之象也坎為水又  
為月潮候應月之象也蓋圓則九重月輪最近地  
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故  
凡風雨潮汐鱗介之類其氣皆與月相通洪範言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周禮以方諸取水於月呂覽  
謂月行乎天羣陰化于淵是也潮汐之至必以月  
麗子午為候者子午坎離也坎為水月之本方以  
同氣而相求離為陰陽之正配以交感而相應也  
極大於初三十八者避朔望之正合正衝陰不敢

當陽故稍退後也

潮說存疑第二

論潮汐由於地氣之升降

洞真正一經地機在東南之分九泉之下則滄海之口  
吐納呼噏之靈機也上通天源之海注旁吞九州之淵  
澳十二時以紀推四會之水東迴一晝一夜則充載盈載  
虛並湊於滄海之機凡三十三日機轉西北迴東北漲  
西南吐則溢噏則虧周於四會天源下流九泉波湧是  
為一轉

書考靈曜地厚三萬里春分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  
下至夏至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

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漸而  
上至冬至地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  
至後地漸漸而下地恒動不止如人在舟中舟行而不  
不覺也

張子正蒙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  
然二氣升降其中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  
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  
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  
之爲信

王充論衡海之潮水之溢而泛行者喻人血脈循環周

作上下於支體間蓋隨榮衛之氣耳潮之行漾進退亦  
隨海之氣耳

趙白助造化權輿潮者陰陽氣所激五月無潮陰氣微  
也八月最大則陰盛也太平御覽

虞裕談振仲夏海無潮者陰氣至微不能自致仲秋  
最盛者陰陽氣均而陰方壯鼓怒之勢雄故也

朱中有潮蹟天地之間有元氣有陰陽陰陽生乎元  
氣而亦能爲之病焉常暘常雨當五氣之極則元氣  
不能勝也夫水天地之血也元氣有升降氣之升降  
血亦隨之元氣一晝夜小升降故一日之間潮汛再

至一月之間大升降故一月間爲大汛者亦再十五  
日而易一節一歲間爲節氣者二十四潮亦二十四  
汛隨之天地之數奇而不齊者也故月有小盡大盡  
歲有一閏再閏潮之爲大汛也隨大小盡與閏亦未  
嘗差焉驗潮之大小莫若錢唐與西興也雖以朔望  
爲大汛之候然朔望前一二日潮蓋有登聞者或朔  
望日不登聞後二三日始登至五六日而猶登者西  
興之聞稍低於錢唐朔望後七八日潮亦登此無他  
節氣參差不齊則潮亦爲之進退或攙前或落後其  
大槩固如是也或有非朔望正汛而忽大當汛而忽

小者蓋適遇巨風之順則推之而來後浪攙前故忽  
大而且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過後故驟小  
而且久不進耳夏潮晝小夜大冬潮晝大夜小蓋俗  
所謂畏寒畏熱者實確論也愚所謂陰陽之極元氣  
有不勝也夏爲極陽日昃乎晝陽氣特甚元氣雖升  
而爲至陽所迫氣不得伸故潮亦不得而遂譬之於  
物以火爨鼎水半於鼎火氣旣升水從而涌此元氣  
升而潮進之象也於鼎之上置鐵炙床熾炭其上則  
涌水爲火所煽而復下此潮當進而元氣爲至陽所  
迫而不遂也冬爲極陰日旣西沒陰氣特甚元氣爲

至陰所薄而潮不遂猶鼎水方涌以疎箔覆鼎置巨冰其上冰氣嚴洄涌水復下均一理耳夏夜日既沒陽氣稍衰冬晝日既出陰氣稍斂故元氣得升而潮得遂而稍大也其有夏晝潮當小而忽大夜當大而忽小冬晝潮當大而忽小夜當小而忽大者此乃陰陽之氣錯謬顛倒夏當南風或者北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爲之辟易故潮遂能稍大冬當北風或風從南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爲之辟易故潮亦稍大也夏夜潮宜大或三伏中陽氣酷烈融而不收陰不足以禦之故潮從而小冬晝或冰雪不解

固陰沍寒故潮亦從而小也二月八月潮特大者陰陽之適中元氣得伸潮得遂其大也固宜

土圭經海潮如人之呼吸

邱光庭海潮論東海漁翁訪於西山隱者曰余生於海上若風雨雲霞雷電雪霜之自余皆畧知宗旨矣至於海潮之來朝聞夕見終莫曉其所由然也遐觀竹帛博考古今海經論衡之文竇氏盧侯之說雖多端指喻咸於義未安吾子志學能文精智辨物願爲余明白陳之西山隱者曰僕巖居林處遙海遠江安能知濤潮之所起乎且天地廣大誰能覩其根源請爲子遠取諸經近

取諸物以考之雖其至廣至大亦不能逃其理矣案易稱水流濕書稱水潤下俱不言水能盈縮則知海之潮汐不由於水蓋由於地也地之所處於大海之中隨氣出入而上下氣出則地下氣入則地上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河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入於江湖謂之潮歸於滄海謂之汐此潮汐之大畧也問曰古今言潮汐者多矣皆謂海水盈縮而爲之未有言由地之上下者也子從何理以知之答曰視百川則知之矣百川亦水也不能盈縮海獨能盈縮乎假令海異百川獨能盈縮則海水既盈地亦隨盈而升百川隨地而上彼此

俱上則無潮矣海水既縮則地亦隨縮而降百川亦隨地而下彼此俱下則無汐矣固以百川居地之上地居海之上地動而海靜動靜相違則潮汐生矣以斯知非海水之盈縮也漁翁曰吾聞地道安靜子云隨氣出入而上下何也答曰易言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傳言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觀其所象地非不動之物河圖括地象云地常動而不止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冬至極上夏至極下其故何哉由於氣也夫夏至之後陰氣漸長而盛於下氣盛於下則海溢而上故及冬至而地隨海俱極上也冬至之後陽氣漸長而盛於上氣盛於上則海斂

而下故及夏至而地隨海俱極下也此一年之動息上  
下也繫辭云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翕者氣之收斂闢  
者氣之散出氣收斂則地上氣散出則地下此一日內  
之動息上下也問曰一晝一夜兩潮兩汐則是一晝夜  
兩闢兩翕矣將何驗之曰詩疏言魚獸之皮乾之經年  
每天陰及潮來則毛皆起若天晴及潮還則毛伏如故  
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潮然則潮之來去與天之  
陰晴相類氣散出則天陰而潮來氣收斂則天晴而潮  
落魚獸之毛起伏者非識天之陰晴及潮之來去蓋自  
應氣之出入耳毛起者氣出也氣出則地下而潮來毛

伏者氣入也氣入則地上而潮落魚獸之毛一晝一夜  
兩起兩伏足以驗其氣之兩闢兩翕矣問曰此翕之氣  
是何氣也曰地中之氣也故此氣一出入則地獨上  
獨下不由於水也若一年之氣則是天之元氣其氣周  
於水故水隨於地而地氣於水也問曰地之廣厚不知  
幾千萬里也言能隨氣動息不亦誣乎曰神無方豈論  
巨細天大於地逾數倍尚能空中旋運況地比於天殊  
爲小者豈不能隨氣動息哉吾子視日月之迴則信天  
之能旋視潮濤之至不信地之能動豈不昧哉問曰若  
如所論地有動息上下人不覺之何也曰河圖括地象

云人居大舟之中閉牖而坐則不知舟之動也人居大  
舟中尚不知舟動而況地之廣大曾不觀其邊際何以  
知其上下也且子不聞南中之潮雞乎雞鳴則潮至雞  
不觀潮之至而先鳴者蓋覺地之動也是知物有所長  
人或不及問曰地震則人覺之何也曰動安和而震戰  
悚也震甚則人覺微亦不覺也況闢翕上下微而和者  
乎問曰潮來有大小何也曰二月八月陰陽之氣交酉卯  
者陰陽出入之門也月朔月望天地之氣變日天倫也月地類也  
光偶形交其變如一交變之時其氣必盛氣盛則出甚而地下甚  
地下甚則潮來大其非交變之時其氣安靜安靜則出

微而地下微地下微則潮來小故二月八月其潮遂大  
於諸月月朔月望其潮遂大於諸潮問曰潮大不正當  
朔望之日常於朔望之後何也曰凡物之動先感而後  
應先微而後盛朔望之氣雖至而地動之勢猶微故潮  
常大於朔望之後也曰子言氣盛於下則海溢而上氣  
盛於上則海斂而下則是海之下有氣從何知之曰抱  
朴子云從地向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居物不落以  
此推之知周天之氣皆剛非獨地之上也夫日月星辰  
無物維持而不落者乘剛氣故也內物既不能出外物  
亦不能入日月星辰雖從海下而迴莫得與水相涉以

斯知海之下有氣必矣問曰海之下既有氣海之邊際則如何曰亦氣也氣之外有天天周於氣氣周於水水周於地天地相將形如雞卵黃即地白即水膜魚翁喜曰問少得多聞潮聞汐又聞天地之元理也

張君房曰邱氏之論為謬說耳夫以覆載之大包育萬類豈水所能浮之也及詳其自問一晝夜再潮再汐即答以魚獸之為驗斯又乏之矣又稱地中氣晝夜之間一出一入未知何述焉斯皆猛浪之甚註誤後人也

燕肅海潮圖論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

涌激焉亦云地機翁張洞真正盧肇以日激水而濤生

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涌而濤隨僧隱析

木大梁月行而水大竇叔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

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

浦廉沿南溟而東過海康雷歷陵水化陟恩平恩住南

海廣迨由龍川應抵潮陽潮泊出守會稽越移蒞句章

明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

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退進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

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

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

藝海朱堯 海潮輯說卷上



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  
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  
朏朏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  
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  
刻七十二分其小盡則次日移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  
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  
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月潮水亦復會於子位於  
是知潮當附日而左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  
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  
於時期矣

王仲言揮麈前錄姚寬令威著西溪殘話其間一條  
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極有理不  
知其誰氏子以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  
肅提點廣東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傳觀之果嘗自  
知越州移明州著海潮論海潮圖行於世則知為燕  
無疑

徐兢高麗圖經潮信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  
人嘗論之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氣  
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  
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

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  
浮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曰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  
陽而陽氣又自爲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  
而陰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  
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  
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  
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  
臨午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  
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  
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以晝即天上而言之天

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而潮  
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遲而入於夜此所  
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  
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  
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而  
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入於晝此  
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未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  
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有  
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  
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

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

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

起豈非氣感而類應本理之自然與徐兢字明叔和州歷陽人官刑部員

外郎高麗圖經四十卷

史伯璿管窺外編徐明叔高麗錄既以為氣有升降

又以為地有浮沉既以為乘日升降又以為如應乎

月初無的見但務臆度譬猶獵不知兔而廣絡原野

冀一人之獲術之疎也甚矣況既以升降屬之氣又

以升降屬之地所謂升降一與二與且地之與水俱

為有形之物則氣有運動形皆隨之可也今乃氣之

一升一降獨地為之一沉一浮而水則皆與氣不相

干惟因地之浮沉而有溢有縮焉豈理也哉況形隨

氣動則氣升而地浮氣降而地沉可也今乃氣升而

地反沉氣降而地反浮是地與氣亦不相干矣不但

水也凡此又皆病之小者獨地有浮沉之說其病最

大吾聞天動地靜矣未聞地亦動也意者地本不動

特論者無以為潮汐之說故強之使動耳惟篇末時

有交變氣有盛衰之言似有可取當存之以備一說

徐氏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

不可凡天地間有形之物未有不隨氣而運動者潮

特有形之物非有氣以運之亦不能以自行也然氣  
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  
始張於地則水為所擁而南奔是為潮長張之極則  
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  
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  
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於潮有大小早晚  
之異則姑信與月相應之言可也

潮說存疑第三 論潮汐由於  
天河之涌激

抱朴子天河從北極分為兩條至於南極其一經南斗  
中過其一經東井中過兩河隨天轉輪入地而與地下

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排之故涌激而  
成潮天之兩河一日一夜各一入地故一旦一夕而有  
兩潮也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再大再小也又夏  
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也  
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天卑一萬五千里故潮小也  
春時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也秋時  
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  
張君房曰觀稚川之言蓋亦臆述耳夫天之河漢皆  
氣象焉未必如地下之河滔滔而不息也又焉能流  
入地下與海水相激哉

高似孫曰抱朴子言天河晝夜各一入地故有兩潮  
志曰詳潮水之所起若鼎釜之沸沸則煎沫而溢出  
究其本祇平於鼎釜若沸溢則加倍之也則是陰陽  
二氣交變而作日月爲二氣之母潮隨二曜蓋不虛  
耳

朱中有曰抱朴子言潮夏大冬小春起秋落又云天  
河與海水激蕩成潮所論皆非也夏潮晝甚小夜乃  
大冬潮晝稍大夜乃小春秋之中潮極大晝夜適相  
等所謂天河特以形似豈真有水晝夜之間天未嘗  
不轉苟如其說激蕩成潮則是晝夜不息何得一晝

夜間再進再退其說疎矣至鄭遂洽聞記所論乃衍

抱朴子之言更無足辯

思謙按恒星之經天也一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天  
河隨恒星而行者也使潮汐果因兩河轉輸入地  
而成則每日當以漸而早積一年當多兩潮今每  
日以漸而遲積一月已少兩潮則不應天河明矣

潮說存疑第四

論潮汐由於  
日激水而成

盧肇海潮賦序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  
也肇始窺堯典見歷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  
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

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晦而絕過朔乃興弦乃小盈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敵乎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傅於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

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眇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夫日之入海必然之理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又足證夫日至於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 渾天法地浮於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

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

右賦朝散大夫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盧肇  
進狀云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  
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鍾於玉律窺  
碧落於璇璣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  
均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  
理皆摭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  
古人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不見其行海大無  
涯潮漸生而不知其候不圖天垂大法假手微臣獲  
在聖朝彰此愚見勅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

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  
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付史館

沈存中筆談補盧肇論海潮以爲日出沒所激而成  
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  
予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  
差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正子而  
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張君房曰盧肇之說且破竇氏宗月之談而專以日  
入海而激灼海水乃爲潮也不知海月同物而自相  
感致譬猶方諸向月而水滋豈待陽乎且海亦天地

中一區物也豈能外包其地易云日在地中則日隨天運下絡於地未聞其轉入於海又焉能激灼而成潮耶  
朱中有曰肇未嘗識晦前兩日潮已七八分或晦日已及十分朔日正屬大汛而云合朔之際潮殆微絕可乎肇以月之盈虧爲潮之大小合一月兩汛之潮獨歸之望謂潮始大至不知朔與望均大至也 又曰肇謂日激水而潮生亦非也日之西沒東出悉有定時如肇所論則一晝夜只合一潮今日一夜凡兩潮隨十二時遞爲轉移正晝當午日固麗天未嘗

入海潮之大至固自若也肇之不識潮審矣

丘處機云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遊海上詢諸故老月初出則潮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漸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激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何海之深洞洪波蕩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所言是一晝一夜止有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耳

徐應秋談薈

海潮輯說卷上



史伯璿曰按盧肇謂潮生因日朔微望大與潮候全  
不相應往往北方之人但聞海之有潮而不知潮之  
為候遠欲立言其差失皆不足辨但其言天旋入海  
日之所至水不可附則不惟不知潮亦不知天矣天  
所暹日所至之處豈復有海乎海雖極大然不有天  
之大氣舉之則海亦何能至止哉是知天之氣不極  
其厚則不能束海與地於其中然則日所傳之處正  
在天氣之中吾意內與海水相距不知隔幾萬里至  
勁極厚之氣曾謂天有入海之理日有激海之勢乎  
若肇者真不知而言者也

碑編

思謙按木華海賦云若乃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  
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  
觸搏飛沫起濤此言月將夕日初出而濤生似肇  
賦之所本然偶寫一時之景則可遂以為定候則  
誤矣

潮說存疑第五

論潮汐由龍鍾之變化出入

華嚴經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八十億龍王  
兩大海中及其所住淵池涌出流入大海波涌流水青  
琉璃色盈滿大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

如來出現

周處風土記俗說鯢一名海鱸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  
穴則水溢為潮出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詩海鱸  
潮上見張君房曰處亦名流觀斯之談何其誕妄  
史虛白釣磯立談南唐後主時海陽潮退有一大鱸  
環體於洲上潁江之人饜食其肉  
赤城志淳熙五年八月海鯨出於寧海縣鐵場港乘  
潮而上形長十餘丈揚鬚鼓鬣噴水至半空皆成烟  
霧人疑其龍也潮退閣泥中不能動識者呼為海鯨  
爭食其肉煎為油

思謙案據釣磯立談赤城志所載則海鱸蓋隨潮  
出入者也而周子隱郭景純乃以為潮隨海鱸之  
出入豈不謬哉

潮汐存疑第六

論潮汐由於伍  
胥交種之所為

吳語員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  
亡也遂自殺王愷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  
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國策樂毅報燕惠王書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夫差  
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  
故入江而不化史記樂  
毅傳同

史記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

越絕外傳胥死之後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蓋子胥水仙也

吳越春秋吳王賜伍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又

越王賜文種死葬於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來審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稹望海亭詩嵌空古墓失文種自注墓在州城西山上

圖經潮水到山迎棺樞入海今所存古穴耳

水經注昔子胥死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文種城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遊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

錄異記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時有見子胥白馬素車在潮頭之中因立廟

以祠焉

宋史馬亮傳徙知杭州先是江濤大溢築堤未就亮禱於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卻出橫沙數十里堤遂成

高僧傳唐靈隱寺釋寶達者以持密咒爲務往時江湖大至激射湖上諸山達爲誦咒咒之一夜江濤中有偉人至元冠朱衣導從甚繁謂達曰身是子胥復讎雪恥者非他也師慈心爲物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西岸沙漲彌年

王充論衡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殖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子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植汁灌漑旁人子胥亦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

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恚恨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

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感焉天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

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於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涌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

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

抱朴子濤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今浙水從東來地廣道遠乍入狹處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洩故隆崇涌起而爲濤俗人云濤是子胥所爲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

萬花

羅泌路史發揮世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潮汐此妄說也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爲舉

書朝宗之語而齊宣嘗欲遵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卽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復爲誰潮耶

思謙案淮南子言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武王秉旄麾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波罷高誘注云陽侯陵陽國侯溺死能爲大波則子胥之爲濤亦理之所有盧元輔胥山銘云有周行人伍公陪吳之職夫差旣王宰嚭受

賂公入則諫焉屬饗之賜竟及其身鳴夷盛尸投於水濱憤俳鼓怒配濤作神斯言得之

藝海珠塵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海寧 祝嘉禾 長畝校

海潮輯說 卷下

俞思謙纂

入古九河碣石之潮第七

酈道元水經注地理志曰碣石在右北平酈成縣西南  
今航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  
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  
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右濡水下酈城今藥州河東北浮

藝海珠塵

海潮輯說卷下



水故瀆逕章武縣故城之東注於海海潮汐往來日再  
元史虞集傳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  
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  
孫承澤曰直沽在武清縣東南八十里衛河白河合  
流於此又西南流四十里名海口每日潮至楊村云  
胡涇曰海潮之所入黃河之所出皆沙也以沙遇沙  
如膠之投漆惟受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踴躍翻騰  
而入海又有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逾而西內  
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  
變爲渤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

足以攻沙外沙日至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  
遂就湮廢矣

入濟之潮第八

元和郡縣志蒲臺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俗  
呼爲鬪口旋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

寰宇記淀高一丈周二里今海潮雖大淀終不沒又  
掖縣轉鮒左思齊都賦云轉鮒朝舞奇觀所說晏子  
春秋景公謂曰吾欲觀於轉鮒朝舞循海而南是也

金履祥孟子集注云轉鮒海旁之山潮至如舞

羅泌路史景公欲遵海觀潮舞

思謙按趙岐注孟子云朝水名則疑亦以

得名也

費錫璜字滋

云春秋時潮盛於山東漢及六朝盛於

廣陵唐宋以後盛於浙江此地氣自北而南莫有知

其然者孟子轉附朝儻即潮之舞故北稱渤海潮同

勃怒也此盛於山東者也七發所言此盛於廣陵者

也見揚州

畫舫錄

山東通志雲河在膠州東南入海每海水潮汐如障

馬摩夏而來遇雲水即回俗所謂潮怕雲頭也

入淮之潮第九

史記貞殖傳合肥受南北潮正義云言江淮之潮南

北俱至廬州也

水經注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於縣北枝分為游

水東北逕贛榆縣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上去海

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後漢書郡

國志注引

地道記文同

初學記淮水至淮浦縣入海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

晉書載記孝武帝太元四年謝元自廣陵救三阿秦

彭超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率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

橋超退屯淮北

舊唐書李承傳承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於楚州置

常豐堰以禦海潮

王士正池北偶談諸城縣瑯琊臺秦碑石壁俯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見其上歲久皆蠹房所結不可辨識

阮中丞山左金石志瑯琊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平正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為登臺沙道臺上有海神祠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高丈五尺

入江之潮第十

楚辭悲回風鴻崑崙以瞰霧露兮隱岷山以清江悲雲

霜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淮南子人間訓江水經丹徒起波濤

枚乘七發吳客問楚太子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郵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擢拔者揚汨者温汾者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倏兮儻兮浩瀟瀟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溪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

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  
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  
持於是澡漑胷中灑練五臟澹激手足頰濯髮齒愉弃  
恬怠輸寫渙濁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起而觀  
之也太子曰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  
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上潮山出  
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  
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  
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  
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

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顛顛印印楛楛彊彊莘莘將將  
壁壘重堅脊雜似軍行芻隱甸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  
觀其兩旁則滂渤拂鬱閭漠撼突上擊下碑有似勇壯  
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逾岸出追遇者  
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地蓼軫谷分迴翔青篋  
地銜枚檀桓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  
簞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  
如奔馬混混庖庖聲如雷鼓發怒屋脊清升踰跽屋礙  
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  
之頃清者上升遽相踰跽也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

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  
壞陂池決勝乃罷澗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

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沈沈浚浚魚鼈顛

匐也連延相續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閤

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張君

七發云歸神曰母此言潮歸於日出處

也日者衆陽之母水生於陽故附於日

郭璞江賦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

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 鼓洪濤於赤岸淪

餘波乎柴桑注赤岸在廣陵與縣思謙按晉書地理

之誤并見下志廣陵有與縣並無與縣疑與乃與字

宋書符瑞志

山謙之南徐州記京口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

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迅猛李善文

南兖州記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南臨江中潮水自

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稍衰太平寰

宋書符瑞志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廣陵太守范邈上

言所領輿縣故城在今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常淤

濁自比以來源流潔清纖鱗呈形古老相傳以為休

瑞

南齊書州郡志南兖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

水魏文帝伐吳出此見江濤壯盛歎曰此天所以限

海潮輯說卷下

南北也 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  
口對岸江之壯濶處也

資治通鑑梁元帝承聖元年王僧辯至姑孰督諸軍

乘潮入淮

按梁書侯景傳無乘潮二字而庾信哀江  
南賦云於是西楚霸王劍及繁陽沉白馬  
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正指此  
事則當從通鑑爲是淮秦淮也胡三省云上元縣西  
四里有潮溝引江  
潮抵秦淮是也

新唐書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  
海濤奔上沒瓜步州

思謙按王充論衡云丹徒大江無濤廣陵曲江有  
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徐

堅初學記云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今揚州也  
又始興郡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賦臨曲江  
之隘州此長安也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李  
頎詩云揚州郭裏見潮生李紳入揚州郭詩序云  
潮水舊通揚州郭內大歷以後潮信不通矣蔡寬  
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爲對干瓜州  
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今瓜州與  
揚子橋相連距江三十里不但潮水不至揚州亦  
不至揚子橋矣據此諸說則唐以前廣陵自有曲  
江當在今瓜州之北而曲江自有其濤唐以後漸

爲沙所漲沒江之不存濤於何有元和志云江都縣大江南對丹徒之京口舊濶四十餘里今濶十八里是也但曲江漲沒雖在唐時而江湖之微則自南北朝已然故酈道元注水經以枚乘所言繫諸漸江篇內而於岷江條下語不及濤蓋據當時所聞偶未深考耳後人泥於酈注遂以廣陵之濤移諸錢唐亦未思川流改易今古殊觀矣至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皆在今蘇州境內文人興到推廣言之不必泥也

入松江之潮第十一

吳都記松江東瀉海口名曰扈瀆輿地志曰扈業者濱海漁浦之名插竹列於海中以繩編之向岸張兩翼潮上卽沒潮落卽出魚隨潮礙竹不得去名之曰扈

陸龜蒙迎潮送潮辭序松江南旁田廬有溝洫通浦激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宋史蘇軾傳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曰兩潮潮濁而江清

元史五行志至正七年上海縣浦中午潮退而復至入浙江之潮第十二

越絕書句踐曰吾欲伐吳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沉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  
鄞道元水經注浙江又東逕錢唐故縣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嘗以月望及晦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峩峩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

元和郡縣志浙江潮每日晝夜再至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極大小則水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涌高至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

太平寰宇記虞喜志林曰錢唐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折江浙山亦曰定山定山突出浙江數百丈按郡國志云濤至此輒抑聲過此便雷吼霆怒上有可避濤處行者賴之云是海神婦家

太平廣記潮頭越漁浦方漸低小



邱光庭海潮論錢唐之潮所以特太而激涌者浙江發源不過千里江水入少海入多故潮特大

燕肅海潮論或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潮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冰岸橫飛雪崖旁射澎騰奮擊吁可畏也其激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涌而為濤耳然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俾之浙江尤甚逼狹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屬會稽郡北望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故商賈泊船怖於上渾水中沙為渾惟泛餘姚小江

易舟浮運河達於杭越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亘連隔

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

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

溢於沙渾猛怒頓涌聲勢激射起而為濤非江山逼

狹使之然也朱中有曰燕公所謂渾者水中沙也錢唐海門之渾亘二百里夫水盈科而後

進潮水未及渾則錢唐之江尚空也及既長而冒之自渾斗瀉入江又江沙之漲或東或西無常也潮

為沙岸所排助其激涌震天動地蘇軾乞開石門河狀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

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

洄湫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

潭中涌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  
没人不能知其深淺錢惟善云山嶼浮江如盤石潮  
出海門中分爲二派東派沿越  
岸向富春西派直抵茲山  
怒激而回諺謂之回頭浪  
潘峒浙江論海門有二山曰龕曰赭夾岸潮之初來  
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逼涌而爲濤

宣昭浙江潮候圖說大江而東凡水之入於海者無  
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  
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  
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  
伏檻然潮之入於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

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於兩山之間拘怒不  
洩則奮而上躋如素霓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  
者心悸故爲東南之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  
之故者曰天河涌激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  
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  
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  
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  
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於朏  
魄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  
所從故晝潮之期月嘗加子夜潮之期月必在午而

暑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朔望  
 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  
 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盈再虛天一地二  
 之道也思謙案此論欲策衆說而一之月經於上水  
 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歷數可推毫釐不爽斯  
 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  
 郡枕江帶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  
 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  
 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  
 必至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考

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  
 於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  
 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  
 意云

潮候圖	春秋	夏	冬
初一 十六	午末 大	午末 大	午末 大
初二 十七	未初 大	未初 大	未初 大
初三 十八	未初 大	未初 大	未初 大
初四 十九	未末 大	未末 大	未末 大
初五 二十	寅初 下岸	寅初 下岸	寅初 下岸

海潮帽說卷下  
 三

初六	初二	初七	初二	初八	初三	初九	初四	初十	初五	十一	初六	十二	初七	十三	初八	十四	初九	十五	初十
寅末	申末	卯初	酉初	辰初	戌初	巳初	亥初	子初	午初	丑初	未初	寅初	申初	卯初	酉初	辰初	戌初	巳初	亥初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寅初	申初	卯初	酉初	辰初	戌初	巳初	亥初	子初	午初	丑初	未初	寅初	申初	卯初	酉初	辰初	戌初	巳初	亥初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寅末	申末	卯初	酉初	辰初	戌初	巳初	亥初	子初	午初	丑初	未初	寅初	申初	卯初	酉初	辰初	戌初	巳初	亥初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漸小

吳貴誠曰海濱人言大信澤海小信澤江所謂澤者水淺而見其沙大信澤海謂滄海潮小而百川湖溢乃氣盛而潮多涌乎上小信澤江謂滄海潮溢百川潮小乃氣弱而潮多滯乎下交澤者謂潮甚微與江流相等也

西湖遊覽志廣陵侯廟在江干祀宋真州兵馬都監陸圭淳祐中潮圯江岸屢築不就神率三女揚旗空中岸賴以成封神為廣陵侯三女為顯濟永濟通濟夫人

錢唐遺事三女一主護岸一主交澤一主起水

思謙按神之封廣陵侯以曾官真州猶宓子賤之封單父侯也竹垞因之謂廣陵在浙江誤矣

楊魁見潮論嘗登海寧城樓見海潮薄岸怒濤數十丈若雪山駕鼉雷奔電激昔人謂龕赭二山峙為海門故激而為濤今觀洶湧之勢卻在海門之外非龕赭二山所為明矣海在浙東西者定海松江之裏逶迤曲折兩岸有際水勢洄曲旁多山峙海中亦崒崕星列元非溟渤望洋無際者實大海之汊入於浙中者耳彼自浩渺之區入於阻隘故觸山薄岸震撼擊撞從內溢而無外泄所以來愈遠勢愈大進愈急未

抵海門洶湧已甚此理之常無足怪也

郭濬寧邑海潮論寧邑海潮必自東起先阨於近洋諸山之內勢已洶湧錢唐江濤又自西來阨於龕赭海門而出相值在寧邑南百餘里之內勢益湍怒然江濤輕淡而剽疾海潮鹹重而沉悍江水朝宗之性終不敵大海怒張之氣由是海潮仍挾江濤過海門更西抵巖灘而後退故潮汐之大小有常期寧潮自東而西有常道至於江濤之緩急無常期鹹水淡水之相值無常處若更挾以颶風之怒號上流之添漲不免駭浪橫飛怒濤旁射吾寧實逼處此不可謂橫

過之潮可長恃以無恐也  
又曰浙江源自桐江富陽三折而至邑之西南則有  
赭山龕山對峙實為江門東流合海汪洋浩瀚吾邑  
之東南則大小尖山黃灣石墩諸山穹窿聳峙為大  
捍門於是東西相扼百四十里之間海濤洶湧往來  
激盪海水自海鹽逆潮而至挾江流而西返自江門  
歷錢唐富陽桐江以上而止復自邑東南而退  
毛先舒答潮問浙江何以有潮也曰地勢為之也天  
下之水皆有潮然多暗長水或涌水而已惟錢唐之  
潮澎湃奔騰如爐鼓釜沸以自海入江與他水絕殊

蓋地勢使然也所謂地勢者有三錢唐之江將入海  
處有龕赭二山焉屹相峙如門下有沙檻江流至此  
則一束海潮至此亦一束海水長欲入江束於山不  
得駛則怒譬人之欲入門也人多門狹則喧動抨擊  
以爭門惟水亦然此山勢也北水悍南水緩而錢唐  
之水發丹陽經睦杭越諸州逶迤曲折以入於海故  
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尤緩他江悍到口與海力敵  
敵則潮至不敢逞為暗潮浙江緩到口不能與海力  
敵是則海壓江而陵出其上潮至敢逞則為怒潮此  
水勢也浙之方為吳易曰剛吳乎中正而志行柔皆

順乎剛江柔吳海讓潮逞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  
張次仲待軒集寧邑之潮不過大海一支流耳而潮奔沙鬻湮沒田廬者蓋右承宣歙以下衆流之水左納蘇松外洋諸海之流西則龕赭二山南北對峙爲海入江之口東有石墩大小尖山還立海隅爲海入寧之口潮自東起歷乍澉二浦而來阨於近洋八山之內其進甚狹勢迫束而相擊是以激湍澎湃時有衝決之患也

白居易東樓詩秋風霞颭弄濤旗自注云餘杭風俗每

歲八月迎濤弄水者悉舉旗幟焉

元和郡縣志同

吳自牧夢梁錄八月潮怒勝於常時十八日杭人無賴之徒以大綵旗小青涼傘紅綠小傘各繫色繡段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爲群執旗泗水以逐于胥治平五年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云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習俗於此觀游厥有善泗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誇時或沉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蓋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

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熙寧中兩浙察訪李承之奏請禁止然終不能遏

烏臺詩案弄潮之人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

方輿勝覽錢唐潮八月十八日尤大漁子泝濤觸浪

謂之迎潮宋中有曰錢唐風俗喜遊二月花時競集湖山間非獨不暇觀潮而天色尚寒弄潮

兒難以久狎於水故是月之潮無所稱道八月乍涼而天氣猶熱弄潮得盡其技人情久厭城居空巷出觀以此獨稱○四季須知八月十八日潮大耳○日杭人謂之潮生日

孫光憲北夢瑣言杭州連歲潮頭直打羅刹石吳越錢

尚父俛張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漸退羅刹石化而為陸地遂列廩庾焉

范垧吳越備史武肅王以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

怒濤衝激版築不就表告於天禱胥山祠函詩一章

置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唐借與築錢城因採

山陽之竹造矢三千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硃鍊

剛火之鐵為鏃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

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鏐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

怪竭海枯淵干精百鬼勿使妄干惟願神君佐我助

我明日募強弩五百人以射潮頭人用六矢每潮一



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  
楊魁見潮論或曰強弩射潮水不近城何也曰此非  
其精誠之感果能與神抗也嘗於捕魚者詢之水激  
而上則水族從之而上然潮頭初過不敢投網必待  
大魚三過之後乃網其細者又時至於割網放其不  
能舉者夫水族乘潮而上者衆矣其在海中多歷年  
所強食弱肉受精不少精靈有知逢射而避者物性  
之靈則然也  
元史河渠志參釋老傳大德二年潮囓鹽官州為患  
最甚詔真人張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雨震雷

與材投鐵符海中符  
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磔於水

齋潮患遂息  
張師正括異志海鹽資聖寺有塔極高

的有海濱業戶兄弟俱溺于海其家日夕號泣一

我輩推擁而來也佛事祭享皆為諸鬼奪去惟有資

聖寺塔燈功德浩大妻驚家資入寺設燈次夕又夢

其夫來謝云今  
得升一等矣

宋史瀛國公紀德祐二年二月元軍駐錢唐江沙上潮

三日不至  
咸淳十年八月庚午  
錢唐江潮失期不至

陶宗儀輟耕錄德祐二年正月甲申范文虎安營浙  
江沙渚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然

吳貴誠曰宋祥終於德祐之丙子即元之至元十三

年元師屯於浙江之沙際射潮三矢而潮不至者三其無他氣也元祚終於至正之丁未即本朝之吳元年潮亦不至但畧見其江水微長而已

楊穆西野雜記錢唐江鄰海口有子午潮不爽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宋末過之果出衛涇自嘉靖甲午以來不惟不過夷亭錢唐江邊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思謙按淮南子烏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編珠引潛居錄云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於廣陵之濤夫烏之誠樂之至尚

能感通如此况錢王之志在衛民元兵之方乘旺氣乎其避而不至也固宜

入浙東諸江之潮第十三

補陀落迦山之潮附

邯鄲淳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舞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後漢書列女傳同惟婆娑樂神誤作迎婆娑神當從碑文

陸雲答車永論鄮縣土宜書縣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海物惟錯不可稱名若乃斷遏海浦隔絕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鯪齒比目不可紀名困學紀聞

吳萊甬東山水記補恒洛迦山西爲觀音洞洞瞰海  
外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撻擊作魚龍嘯吼聲  
轉而北行盡昌國界有蓬萊山紫霞洞中畔明通方  
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或可入又有沙山細沙所  
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攬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  
補終不少損

薛應旂浙江通志姚江在上虞縣北入海海潮一日  
夜再至其水不滷 寧波府海環郡境鄞慈定象四  
縣皆濱海慈谿縣釣魚山有石碁枰潮涸乃見定海  
縣舟山在縣東二潮可到 台州臨海縣西三

潮至此而止故其流溪清而江濁 温州永嘉縣甌  
江東至盤石寧村會於海洋茫無際涯是謂甌海潮  
之消長俱有定候

#### 入閩江之潮第十四

唐書地理志福州閩縣東五里有海堤太和元年令李  
葺築先是每六月潮水鹹鹵禾苗多死隄成瀦溪水殖  
稻其地三百戶皆良田 又長樂縣有海隄令李葺築  
以禦潮

曾鞏道山亭記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大海  
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洫通潮汐

福建通志閩縣東南距海潮水南則由粗蘆門北涌  
東則由閩安鎮西涌皆會於馬頭江復分爲二一入  
西峽一入南臺復合於馬瀆竹崎與水口下諸溪相  
接仍回流而夕汐焉  
王得臣塵史莆田迎仙鎮驛左有水曰通溪潮汐上  
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鮒魚最美  
臺灣府志海中潮汐南北不同半線以下潮流過北  
汐流過南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必據其上  
流方無虞萬水朝東水皆東流而無潮汐非東風大  
作不能出也

入粵江之潮第十五

崖山之潮附

番禺記早潮上晚潮下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劉恂嶺表錄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  
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潮水未盡退之時颶風作而潮  
又至遂至波濤溢岸南中謂之沓潮凡颶風作先一二  
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爲颶潮風  
李調元粵東筆記廣人以潮汐爲水節或曰一潮而一  
汐或曰兩潮而兩汐皆謂之節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  
落暮潮乘之駕以終風前後相蹙海水爲之沸溢是曰  
沓潮一歲有之或再歲有之此則潮之變水之不能其

節者也若以歲之十月自朔至於十有二日候潮朔日潮盛則明年正月必有大水二日則應二月日直其月至於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蓋水之神於節者也然大率潮與月相應月生明則潮初上月中則潮平月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乾月與日會則潮隨月而會月與日對則潮隨月而對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氣精之所至氣亦至焉此則水之常節也蓋水與月同一坎體故以月為節者在在有常而以日為節者在在有變也余靖云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西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南北彼竭此盈皆

繫於月不繫於日是也

粵東筆記廣州潮以朔日長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長至十八而消謂之水頭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謂之水尾春夏水頭盛於晝秋冬盛於夜春夏水頭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謂之春汛春汛為大以水頭故言大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謂之冬汛冬汛為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廣王駐劄州屬雷州界改號祥興至

巳卯歲二月北軍大至戰於崖山自曉至午南北皆

倦欲罷平日潮信凡兩時卽退適此日潮終不退北  
軍雖欲少退而潮勢不可止遂死戰南軍大潰

欽廉瓊海之潮第十六

嶺外錄欽廉日止一潮謂之小水朔望大潮謂之先水  
廣州記石洲名黃在海中山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

寰宇記凡江浙之潮皆有定候獨瓊海之潮半月東流  
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亦甚異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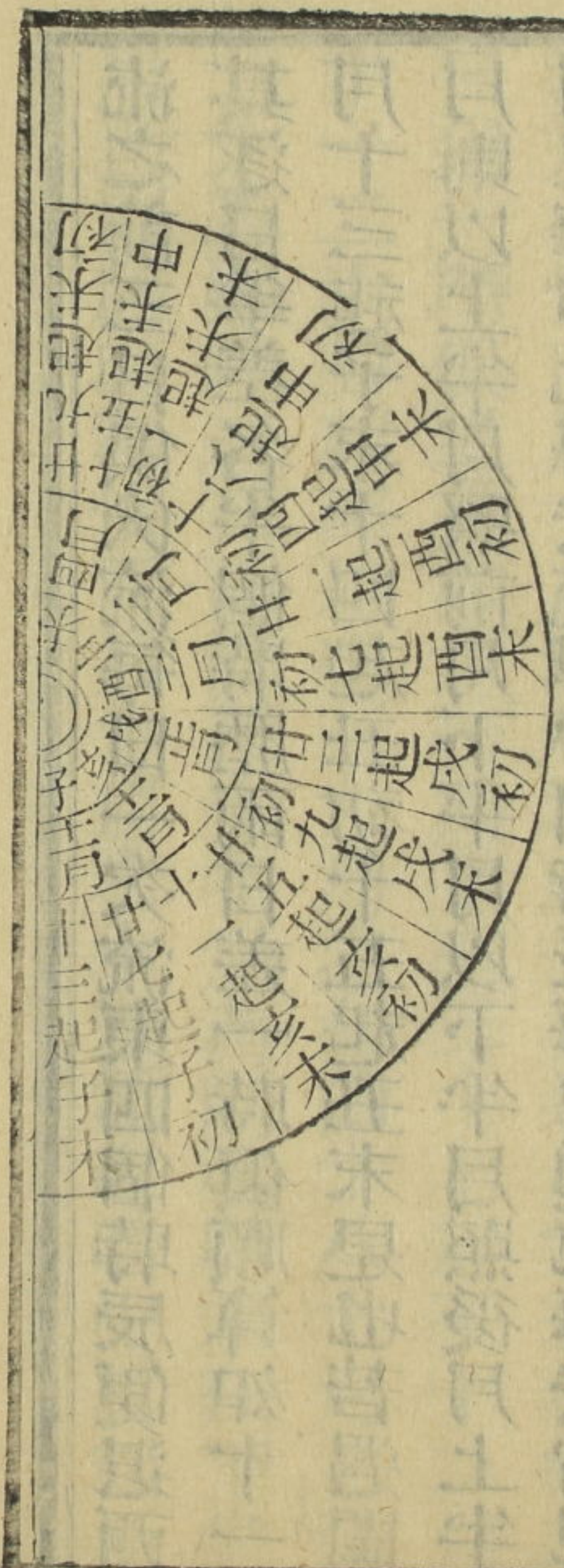
粵東筆記瓊州潮候與江浙欽廉不同其地勢異也郡  
與徐聞對境兩岸相夾故潮長則西流消則東流日有

消長常也八月九月其勢獨大每日兩有消長者其變  
也故舊潮漸減漸小謂之老潮新潮漸進漸大謂之穉  
潮十一月朔或時不測而長謂之偷潮其大小之候隨  
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舊志云瓊海東南諸港朔望前  
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二至前後潮大二分前後潮  
小夏至潮大於晝冬至潮大於夜又云晴則望南而吼  
陰則望北而吼人以爲陰晴驗之果然又云交廣潮候  
與閩粵相去亦少差而瓊崖儋萬之候大小俱各差殊  
其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則同不係月大小之盛衰今附  
流水指掌圖說以便叅觀倪邦良曰雷之海安橫渡至

瓊之海口計程約八十里非遇大順風則往返舉帆均以水流東爲候而逐月逐日各有差移難以他郡潮信淮測癸未六月承乏定陽適初旬伏流待渡海安偶閱舟師流水簿繁不勝紀因撮其略繪圖於左每月兩次起新流相距十四日如十一月十三起流二十七又起流是也惟四月十月則新流三次其逐月爭差各縮二日退一時俱逆算如十一月十三二十七起子十二月十一二十五起亥是也三九月之初四十八十月之初一十五則縮三日而流在上半月者則起時末在下半月者則起時初惟四月十月之十五流起時中其起新

流之前三日俱伏流每日一次流東四個時辰便退西其逐日爭差各半個時歷兩日差一時俱順算如十一月十三起子末十四起丑初十五起丑末是也若遇閏月則以上半月照前月下半月以下半月照後月上半月又海口北海安流早半個時辰海口瓊地海安雷地按潮爲天地呼吸之氣所運而適與月應蓋月行每月一周天與日會十二會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三百六日常數也而又有六小月今倪氏此圖以十二月編定三百六十日每月相距十四日起流一月縮三日兩日差一時又以三九十月朔

望內各縮多一日共得六日以準六小月併月行三百五十四日適符三百六十之數準定潮候起伏洵屬簡便但月行尚有奇零今只整齊配去不計餘分歲久必差故天后廟碑所定起伏月日時刻久已不符以其便於渡海者姑錄之以俟智者考正云



按天妃廟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濤乃東西合流處所謂中洋合策浪也過此可勿戒心如風大則半日可渡又歲三月二十三曰天妃渡海南必有北風舟楫宜候之以是日須與可渡是日廣東邊海地亦皆有風雨又不可泥於圖說也

郎瑛七修類藁燕肅海潮論宣昭潮候說於浙江之潮消長晨夕之故可謂得其旨矣而於瓊海欽廉之



潮則又難通余嘗推之蓋人與天地本同一體卽此喻彼不辨自明夫天地之有水猶人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血之以氣往來於脉皆一氣之所致也故水有潮有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也時刻之不爽者卽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卽春弦夏洪之道也日止於一潮或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亦猶兩躡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見之不同也是脉雖皆由于一身而經絡所屬自異耳至於潮必東起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義始於此也百川之水盡赴於東返本之義焉如人身之氣血

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

思謙案郎瑛謂瓊海欽廉之潮與浙江不同猶兩躡與兩手之脉不同此不得其故而強爲之說者也夫脉一息四至兩躡猶兩手也安得有異哉其所以不同者蓋地勢使然耳靈樞言月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是海之盛衰固應月而分東西也自直隸至福建皆東際大海去西海絕遠西海之水無由而至故潮汐不得不併盛於東非潮之必起於東也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之潮皆至焉齊氏召南水道提綱謂徐聞瓊州屬縣以西諸水

皆西入海是也故東潮盛則挾西湖以西流西湖盛則挾東潮以東流而其盛衰之期仍應乎月故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也其候則仍分為早晚二潮觀東坡詩可見至欽廉之日止一潮者則併潮也欽廉之海在瓊州安南之間而當其凹形如側盂故潮自大洋而注於凹甚易自凹而退於大洋甚難早潮未歸晚潮又至來愈盛則退愈難水經注之所謂併潮番禺記之所謂沓潮蓋卽此矣嶺外錄不能推原其故遂謂之日止一潮也其猶得分為一日一潮者蓋早晚二潮一盛必有一衰當其

衰則內潮之退其性固不欲緩也內潮退則外潮之至者可得而分矣石洲山北之潮亦同此理蓋山南大洋而北小海也東坡登蓬驛詩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安南扶南之潮第十七

水經注葉榆水過交趾廉泠縣北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雜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其田因名雜民又東逕羸隴縣南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退時人有見之者後漢書注引交州記同

資治通鑑晉天福三年漢劉龔遣戰艦趨交州交州

將吳權於海口多植大杙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  
戰而偽遁漢兵逐之須臾潮落艦礙鐵杙不得退五代

史南漢世家同

文獻通攷淳化元年左正言朱鎬使交趾由海口入

大海至白藤江入海汊乘潮而行至長洲抵海岸距

交州僅十五里陳字安南即事詩注歸化江一曰瀘

潮汐不常

水經注竺枝扶南記扶南去林邑四千水步道通自船  
官口下注大浦之東湖水連行湖上西流潮水日夜  
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併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

七日之後日夜分爲再潮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  
定

思謙案大浦之朔望併潮此亦地勢爲之也其理  
與欽廉之日止一潮同但欽廉每日皆併而此止  
於朔望者或大浦地勢較平朔望潮盛則難退而  
門相併過後則仍退而分爲二潮也

東西兩海諸國之潮第十八

舊唐書蘇定方傳顯慶五年定方率師討百濟自城山  
濟海至熊津江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直趨真都  
徐兢奉使高麗圖經宣和四年壬寅詔遣給事中路

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往高麗以競爲國  
 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先遣使委福建兩浙監司治  
 舟五年五月十六日戊辰發明州十九日辛未達定  
 海縣二十四日丙子過蛟門二十五日丁丑過沈家  
 門拋泊二十八日庚辰出赤門過白水洋黃水洋黑  
 水洋六月二日癸未過夾界山華夷以此爲界三日甲申過  
 跪苦小嶼有草木曰苦數山相連夜潮衝激雷浪奔薄月落  
 夜昏而濺沫之明有如火熾至檳榔焦純石曰焦夜深潮  
 落舟隨水退幾復入洋亟鳴櫓以助其勢四日乙酉  
 黎明尙在跪苦外之春草苦午後過菩薩苦申後風

靜隨潮而退至竹島拋泊五日丙戌過苦苦六日丁  
 亥乘早潮行至橫嶼一山特大前後有小焦數十繞  
 之石脚一洞深可數丈高濶稱之潮至拍水聲如雷  
 車七日戊子宿橫嶼八日己丑泊馬島九日庚寅次  
 紫燕島十日辛卯巳刻隨潮而進未刻到急水門其  
 門不類海島宛如巫峽水勢爲山峽所束驚濤拍岸  
 轉石穿崖喧豨如雷至此不可張篷惟以櫓棹隨潮  
 而進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酉刻至  
 龍骨拋泊十二日癸巳早雨止隨潮至禮成港次日  
 遵陸入城 七月十三日甲子回程十五日丙寅登

舟八月二十七日丙午到定海縣凡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櫓而行與貴誠海潮通考暹羅高麗俱有高低之所舟易下而難上逢閏之潮下與上平利於海舟蓋閏年多餘一月氣候故應倍長之潮

汪楫使琉球雜錄波上俗呼海山寺一名石筍崖其巔為小板閣三楹閣外環以石垣垣外餘地不數武下瞰石壁拔起洪濤中嘗以八月十八夜候潮於閣下自亥達寅旬蕩激不能出垣外一步須與潮平惟見白雪萬堆凝不可掃亦奇觀也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琉球潮候與福建不同率後三辰東西地勢往復自然之理也各洋潮候海舶舵工

言之皆不同西洋一日一潮率以申漲以寅退是又  
以一晝夜為消息矣潮生潮漲潮退率三辰為準今  
畧列表如後

○潮生 ●潮漲 ○潮退

初一	福建	○	○	○	○	○	○	○	○	○	○	○
初二	琉球	○	○	○	○	○	○	○	○	○	○	○
初三	福建	○	○	○	○	○	○	○	○	○	○	○
初四	琉球	○	○	○	○	○	○	○	○	○	○	○
初五	福建	○	○	○	○	○	○	○	○	○	○	○
初六	琉球	○	○	○	○	○	○	○	○	○	○	○
初七	福建	○	○	○	○	○	○	○	○	○	○	○
初八	琉球	○	○	○	○	○	○	○	○	○	○	○
初九	福建	○	○	○	○	○	○	○	○	○	○	○
初十	琉球	○	○	○	○	○	○	○	○	○	○	○
十一	福建	○	○	○	○	○	○	○	○	○	○	○
十二	琉球	○	○	○	○	○	○	○	○	○	○	○

每珠

海潮

說

卷下

初七	福建								
初八	琉球	○							
初九	福建	●							
初十	琉球	○	○						
十一	福建		○	○					
十二	琉球	○	○	○					
十三	福建			○	○				
十四	琉球	○	○	○	○				
十五	福建								
十六	琉球	○	○	○	○				
十七	福建								
十八	琉球	○	○	○	○				
十九	福建								
二十	琉球	○	○	○	○				
二十一	福建								
二十二	琉球	○	○	○	○				
二十三	福建								
二十四	琉球	○	○	○	○				
二十五	福建								
二十六	琉球	○	○	○	○				
二十七	福建								
二十八	琉球	○	○	○	○				
二十九	福建								
三十	琉球	○	○	○	○				

法顯佛國記法顯至中天竺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至  
 瞻波國從此東行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海口大秦國一  
 帝國載商船泛海西南行十四日到師子國復載商船

東下值大風船漏水入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  
 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九日到耶婆提國賈五  
 十日糧趣廣州南史海南諸國傳中天竺國臨大江源  
 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吳時扶南  
 國王遣使至其國從扶南循大海灣中西北行  
 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

艾儒略職方外紀海之潮汐小西洋潮極高又極迅急  
 頃刻間湧出平地數百里海中大船及蛟龍魚鼈之屬  
 往往隨潮漂入山中不得出 羅馬尼亞國有島曰厄  
 歐白亞海潮日七至諸尼利亞國有海窖潮盛時窖吸  
 其水水不盈潮水噴水如山高當吸水時人立其側衣  
 一沾水即被吸入窖中

南懷仁坤輿圖說潮汐各方不同地中海迤北迤西或  
悉無之或微而難辯迤東迤南則有而大至於大滄海  
中則隨處皆可見第大小遲速長短各處又不同近岸  
見大離岸愈遠潮愈微矣地中海潮水極微又呂宋國  
莫路加等處不過長二三尺他如大西拂蘭若第亞國  
潮水長至一丈五尺亦有一丈八尺至二丈之處安理  
亞國隆第諾府現長至三丈其國之他處長至五六丈  
阿利亞國近滿直府長至七丈近聖瑪諾府間長至九  
丈此各方海潮不同之故由海濱地有崇卑直曲之勢  
海底海內之洞有多寡大小故也況月之照海各方不

同則其所成功亦不能同其長退之度或每以三候或  
長以四候或其長極速卽騎馳猶難猝脫則一候倏淹  
覆四百餘里而又一候倏歸本所又始起長之時亦不  
同大槩每日遲約三刻朔望所長更大嘗推其故而有  
得於古昔之所論者則以海潮由月輪隨宗動天之運  
也古今多宗之其證驗有多端一曰潮長與退之異勢  
多隨月隱顯盈虧之勢蓋月之帶運一晝夜一周天其  
周可分四分自東方至午自午至西自西至子自子至  
東而潮一晝夜槩發二次卯長午消酉長子消若隨處  
隨時或畧有不同是不足爲論別有其所以然也二曰

月與日相會相對有遠近之異勢亦使潮之勢或殊假如望時月盈卽潮大月虧而潮漸小三日潮之發長每日遲三刻必由於月每日多用三刻以成一周而返原所蓋月之本動從西而東一日約行十三度從宗動天之帶動自東而西必以一日零三刻方可補其所逆行之路而全一周也四曰冬時之月多強於夏時之月故冬潮槩烈於夏潮五曰凡物屬陰者槩以月爲主則海潮旣出濕氣之甚無不聽月所主持矣卽月所以主持海潮者非惟光也蓋晦朔時月之下面無光至與吾對足之地亦無光海當是時猶然發潮不息則知月尚有

他能力所謂隱德者乃可通遠而成功矣是月以所借之光或所具之德致使潮長也如磁石招鐵琥珀拾芥然或生多氣於海內使其發潮也如火使鼎水沸溢然或曰潮汐之爲理者何也曰一則以免腐朽之患蓋水久注必朽一則以清外聚之垢蓋地上不惡之積由江河而歸於海乃潮長後發吐之也一則以輔航漂渡之事蓋潮長則從海易就岸潮退則從岸易入海觀此則海潮之益不淺矣造物豈無意乎

### 應潮之泉第十九

水經注熙平縣南有朝夕塘水出東山一日再增再減



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於潮水

海陽記雞籠山下澗水朝夕輒有涌水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朔望尤大號爲潮泉

黃滔壺公山詩井通鱗吐脉自注云山間有井通海潮盈縮之候

漁隱叢話甬東山下有井井水盈縮與江潮相應

癸辛雜識汴城上方寺琉璃塔下有井通海潮

高僧傳會稽寶林寺有井應大江潮候

閩小紀侯官縣雪峯之巔有泉一坎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則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尚數百里也

閩粵紀畧福清縣海中有瑞巖絕頂有泉應潮汐

粵東筆記韶州清溪驛東五里許有潮泉泉有雌雄

雄大而雌小一雄長則一雌消日凡三長三消初以

雞鳴次午酉消則涓滴不留惟秋冬間泉無消長乃

有細水長流土人以泉應潮名曰潮泉

應潮之物第二十

孫綽海賦石雞清響以應潮 注臨海縣有石雞在海

中山上每潮水將至輒群鳴相應若家雞之向晨也

沈約袖中記移風縣有雞每潮至則鳴故呼爲潮雞

任昉述異記伺潮雞潮水上則鳴

埤雅蜂有兩衙應海潮

漁隱叢話錢昭度詩黃蜂衙退海潮上

酉陽雜俎數丸生海邊如彭蜺取土作丸數至三百則潮至人以爲潮候因名數丸

蟹譜蟹之類隨潮解甲更生新者故名望潮 蟹隨大

潮退殼一退一長

本草牡蠣附石而生相連如房故名蠣房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

閩部疏蠣房附石而生得海潮乃活凡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每潮落兒童群就石間剔取肉去

其殼連石不可動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之間非蚌蛤比也

宋史蔡襄傳泉州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種礪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

霏海錄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五月潮盡乃出名海扇

博物志東海中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毛起潮退則伏也

沈重詩疏鱮魚鯉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飾弓

韃步丈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在數千里外知海潮也

陸璣疏同

楊孚臨海水土記牛魚象獺毛青黃色似鱸知潮水上下

南越志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為候

禽經注鷗水鳥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水嚮以為信

思謙案泉之應潮者乃孔穴之相通物之應潮者乃氣類之相感皆理之常無足多異各舉數條畧存其槩

終

